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會管理委員會 主編

中國文學講話

王時



凡正身者曰音除王義
林足參余吉余自酣醉然用音
于世王夫年故大凡此也

義王夫之止
王夫之止



(五) 魏晉南北朝文學

■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 主編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文學講話——(五)魏晉南北朝文學

中國文學講話

(五)魏晉南北朝文學

民國74年6月一版一印
民國77年3月一版二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45號

主編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

發行人：熊嶺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臺北市博愛路25號(泰華大廈)312室 I0035

電話：(02)3711031 • (02)3148830

郵購：郵政劃撥帳戶 0100232-3 號

定價：精裝臺幣 400 元
平裝臺幣 350 元

如有裝訂錯誤

即請寄回調換

序

陳奇祿

文學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正如藝術一樣，在各個民族文化中有其可大可久光輝的特性，中華民族文化是以仁爲本，以天人爲其基調，走向人生，反映人生，關心人生，美化人生的，所以中華民族文學也是多采多姿，質量俱極豐富的，因此它所包括的範圍廣濶浩繁，它所涉及的内容更是博大精深，生爲一個中國人，要想對之有概略的認識和瞭解，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於民國六十五年五月開設文藝研究班，其目的在於復興中華文化展開社教工作，進而使社會大眾對自己國家的文學，有所認識和瞭解。七十年間，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在周故主任委員應龍先生的策劃下，擬定以三年時間分六個學期，對中國文學作分朝代的系列講述，期使社會大眾對中國文學有一概略的瞭解，進而提升國民道德與生活品質。授課進行之際，由於中國文學內浩繁，原定於周秦以至漢唐文學講述之後，繼而將宋、元、明、清四朝課程，分兩學期講完，但實際上很難容納，不得已分開爲「遼金元」、「兩宋」、「明」、「清」四個朝代擴展爲四個學期課程進行講述，致使原定三年六期的計劃擴充至五年十學期始告完成。自七

十年五月至七十五年八月，其間經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周故主任委員應龍先生之策劃督導外，又歷經宋楚瑜先生與戴瑞明先生兩任兼主任委員先後支持與督導，使原定計劃順利完成。

先總統 蔣公曾在五十六年中華文化復興節文告中昭示：

大家知道，文化復興，並不僅僅是要消極的維護優良的，保存光榮的文化傳統，而重在發揚我們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文化教育之光輝。……文化復興運動，不是屬於一時一地的運動，而實為復興民族，重建中華一種長期的運動。實在說：「這就是我們民族自覺，國家自強，一種繼繼繩繩的運動。」

本會文藝研究班以五年長時期完成〔中國文學講話〕課程實在就是恪遵先總統 蔣公這一遺訓的具體表徵，今後仍將秉持此一目標，繼續努力。

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執行秘書許鄧璞先生每期臨場督促學員錄音整理，文藝研究班教務委員魏子雲先生每期審訂並編輯講稿，各期教授們亦分別就所講講稿參與訂正，巨流圖書公司熊嶺先生熱心籌劃，分期出版，得使這一巨著按預定計劃持續印行，這些貢獻的功勞實在令人深感敬佩。最近社會各界人士獲悉這一巨著業已完成，而其內容均係國內各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學教授所作最簡明優美的講述，爭相詢問價購，巨流圖書公司因特再精裝成帙，整套發行，索序於余，余以是書之成，其嘉惠社會大眾，在學學子，至為巨大，因記其編撰始末之艱辛，至祈博雅君子有所指正。

七十七年二月二日

序

宋楚瑜

楚瑜到文化工作會之後，依建制兼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過去，是前主任周應龍先生兼任，他已做了不少事，像文藝研究班的古典文學講授，便是周先生創意的。這一循秩文學史的系列課程，業已講完五期（依次排列是第十一期），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已講授完了，以後，還有隋唐以下各代。當楚瑜獲知這個班辦得成績卓越，只能容納三百人的場地，授課期間，竟座無虛席，而且還編印講義，且已出版了五本，每本篇幅都在四十萬言以上，厚達六百頁，心頭也頗感興奮。這一情事，不惟說明了工作者的認真負責，更付出了心血與辛勤，也說明了現社會的安祥與求知問學者的熱誠。

楚瑜知道到班聽課的人士，沒有年齡性別之分，雖有十八歲到七十歲的年齡差距，但四十五歲以下者，仍占半數以上。從職業上看，多為軍公教人員，從程度上看，大專以上者過半；且有在大專任教者。荀子有言：「學不可以已。」那麼，凡是到這個文藝研究班聽講者，無不深蘊斯一力學不已的心志，令人敬佩。當然，更由於我們邀請的教授，個個學專術精，所排課程，亦適大眾需求。說來，

這更是本班辦得成功的主要因素。

雖說斯一循序文學史乘的課程，到明清告一段落，但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饒，可授課程，幾無止境，所以我們在文學史乘的課程告一段落後，尚可安排專書、專人、專題繼續講授。只要大家有興乎學之不已，我們一定會為大家繼續服務的。

本班只是一個社會服務性的文化活動，主要目的乃在於為復興我國固有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而略盡棉薄，是以課程的安排，着眼於輔佐社會大眾去從事學術研究與創作，另外，我們還舉辦了一個討論現代文學的研究班，輔佐社會大眾去從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創作。傳統的意義是交付與承祧，古諺云：「推陳而後出新」。這話又何嘗不是我們創辦文藝研究的意旨呢！

最後，楚瑜要謝謝到本班授課的教授先生，除了到講臺上舌乾唇焦的諄諄口授，還要為這本講義付出時間與精力訂正，甚而執筆重寫。想來每感不安。更要謝謝代我執行班務的許鄧璞先生，還有主持教務並兼編這本文學講話的魏子雲先生，由於他們二人的負責盡職，使我們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為社會大眾提供了這一小小的貢獻。不過，缺點或不能免，尚有期乎教益！

目 錄

陳奇祿	序	iv
宋楚瑜	序	vi

第一篇 魏晉之部

葉慶炳	魏晉文學概說	三
黃錦鉉	曹丕典論論文對魏晉文風的影響	一七
林文月	曹氏父子	二七
	(1) 曹操	二七
	(2) 曹丕	四三
	(3) 曹植	六五
魏子雲	建安七子	八七
黃錦鉉	阮籍	一〇九

方瑜	嵇康	一三一
張夢機	三張	一四三
黃春貴	二陸	一五三
邱燮友	兩潘	一六七
吳宏一	左思	一七七
王熙元	劉琨	一八七
李豐楙	郭璞	一九七
方祖綏	陶淵明	二三三

第二篇 南北朝之部

葉慶炳	南北朝文學概說	二六一
李威熊	南北朝的文學風尚	二七三
簡宗梧	魏晉南北朝的散文和賦	二八七
汪中	謝靈運	三二三
呂正惠	鮑照	三三五

傅錫壬	謝朓	三三九
潘重規	文心雕龍	三五三
汪中	詩品	三六九
李鑾	蕭氏父子	三八五
蔡信發	昭明文選	四〇五
周何	江淹吳均等人	四一三
尤信雄	玉臺新詠	四二五
杜松柏	庾信	四三九
邱燮友	南朝民歌	四五七
羅宗濤	北朝民歌	四六七
葉慶炳	志怪小說	四七九
劉兆祐	志人小說與笑話書	五〇三
魏子雲	編後記	五三七

第一篇 魏晉之部

魏晉文學概說

臺灣大學
中文系主任 葉慶炳 主講

前言

文學史上所謂的魏晉時代，是自漢獻帝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起，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西元四二〇年）止，共二百二十五年。建安（西元一九六—二二〇年）雖是漢獻帝年號，在歷史上亦是屬於東漢。不過，那個時候政權已落入曹操手中，文學界領袖亦屬曹氏父子。再如當時之「建安七子」，除孔融外，其餘之士均為曹氏幕客，所以說，建安文學應屬曹魏。

魏晉文學，可分詩、賦、小說、文學理論四部份來說明：

一、詩

魏晉詩歌，可區分為建安、正始、太康、永嘉、義熙五個時期。

(一) 建安時期

建安時代之政局雖極紊亂，而文學却極其發達，詩歌尤稱極盛。造成其極盛的原因，劉勰、鍾嶸均歸功於曹氏父子之提倡。如「文心雕龍」時序篇的記載：

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逸英逸，故俊才雲蒸。

又如「詩品」序的記載：

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談到建安詩歌之特色，可自詩體、題材、風格三方面言之——

自詩體言，樂府詩與五言詩齊頭並進，同時有七言詩成立。建安詩人一面以樂府舊題改作新辭，一面創作純粹五言詩。建安時代，樂府聲調多已失傳，詩人乃採樂府舊題改作新辭。新辭之內容與原作無關，如「薤露」、「蒿里」，漢之輓歌，而曹操以之哀時；曹植以之述志（「樂府詩集」卷二七），「陌上桑」，漢之艷歌，而曹操以之言神仙；曹丕又以之悲從軍（「樂府詩集」卷二八）。新辭形式大多較原作整齊，篇幅亦漸增長，此爲樂府詩文飾化之必然現象。而其五言詩則大多活潑生動，顯然不無樂府民歌之影響，在兩者交互影響下，建安詩歌乃有長足之進步。至於七言詩，東漢張衡的「四愁詩」，每一首第一句第四字均用「兮」字，未脫楚歌形式，不得視爲純粹七言詩；王逸的

「琴思楚歌」，雖已屬純粹七言，但缺少詩歌韻味，兩者均是七言詩試驗時期的作品，至曹丕作「燕歌行」二首，七言詩才告成立。

自題材言，現實詩與浪漫詩平分秋色。建安詩歌一部分仍以現實社會爲題材，如曹操的「苦寒行」（〔文選〕卷二七）、王粲的「七哀詩」（〔文選〕卷二三）等，頗富有漢世樂府民歌之寫實色彩。至兩晉時即罕見此類寫實作品。其原因當爲建安詩人面對空前之亂離現象，不免觸目驚心，形之於筆墨。而兩晉人則對此已司空見慣，或視若無睹，或避而不談。另一部分有關詩歌方面，或歌頌老、莊玄理，或憧憬神仙高士，或感歎人生如寄，或沈溺飲酒享樂，此正是兩晉浪漫文學之前奏。我國詩賦自東漢後期，已呈現傾向玄學與神仙之端緒，如張衡的「思立」、「鸛體」二賦（〔漢魏六朝百三集〕）、〔張河間集〕卷二），仲長統的「述志」二詩（〔後漢書〕卷七九「仲長統傳」）等均是。至建安作品，此一現象更爲明顯，蓋建安詩歌正是由寫實轉變爲浪漫之交替階段。

自風格言，發揚顯露，麗句滋多。代表東漢後期古詩成熟時之「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一時之作，所寫情景亦不一致，但多含蘊溫厚，質樸自然，在風格上無甚差異。至建安時代，一方面由於文士爲詩之風大盛，不免逞才競勝；再一方面由於時代之離亂窮迫益甚，故詩人不復再有含蘊溫厚之餘裕，因而在風格上一變而爲發揚顯露，麗句滋多之詩，從此詩人之個性人格表露於字裏行間，形成各家詩歌之獨特風格。如曹氏父子之詩即各自成家，不容相混。

再談到建安詩壇之領袖，自非曹氏父子莫屬。〔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論曰：「至於建安，

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著盛藻。」〔詩品〕卷下亦曰：「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觀不如丕，亦稱三祖。」三祖卽太祖武帝曹操、高祖文帝曹丕、烈祖明帝曹叡。陳王爲陳思王曹植。曹氏父子除曹叡外，均爲我國詩歌史上重要作家。

(二) 正始時期

正始爲齊王芳年號（西元二四〇—二四八年），其時司馬氏專權，魏已名存實亡。每當朝代更替之時，文人往往進退失據，因而罹禍。魏末文士痛政治日乖，世事多變，正之既不能，言之又恐招禍，乃相率爲避世全身之謀。於是東漢桓、靈以來日益流行之老、莊思想，至是大盛。蓋老、莊貴虛無，不關時事，談之亦不招禍。此卽清談之風所自起。清談之始，如鼓吹老、莊最力之何晏、王弼、王衍等，均以研理明道爲旨；其後漸染口給禦人之習，以清談爲沽釣名譽之工具，則末流矣。正始談玄之風，雖導源於何晏、王弼等，然由於竹林七賢互相標題，其流始廣。正始玄風給予詩歌之影響亦巨。〔文心雕龍〕明詩篇曰：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

所謂「詩雜仙心」，卽指詩歌受老、莊玄學之影響，內容多爲道家虛無之言；如建安時代描繪社會現象之寫實詩，至是幾不得復見。七賢之中，僅嵇康、阮籍、劉伶三賢有詩歌流傳。而劉伶詩僅「北芒客舍」一首（〔藝文類聚〕卷七），遠不及其「酒德頌」（〔文選〕卷四七）著名。論詩歌成

就，自當推嵇康、阮籍。

(三) 太康時期

晉武帝滅吳之年，改元太康（西元二八〇—二八九年），三國紛爭之局面至此重歸一統，在文學上亦頗有一番新氣象。「詩品」序曰：

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文學史上所謂太康中興即指此而言。「晉書」卷五五「張載傳」附「張亢傳」曰：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

時人謂陸機、陸雲、張載、張協、張亢曰「二陸三張」，「兩潘」爲潘岳及其侄潘尼，「一左」則是左思，以上八人合稱爲太康八詩人。兩晉一百五十六年天下（西元二六五—四二〇年），以太康時期最稱盛世。過此則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以至偏安江左，欲振乏力。但是論文風而言，還是以太康時期最盛。太康詩人競騁文辭，以藻艷相高，而於興寄意境則往往未能兼顧。正始詩歌所含蘊之深奧哲理及玄遠清峻之風格到此遂告中斷，而南朝唯美文學由此發端。清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緒言曰：

溯自建安以來，日趨於艷。魏艷而豐，晉艷而縟，宋艷而麗，齊艷而纖，陳艷而浮。

由這一段記載可以說清楚的見出了唯美文學發展之情形。作詩固然講究運用辭藻，擅於運用辭藻